

著名學文界世

10

話史學哲洋西

著蘭杜·爾威：美

行印局書衆大

第二版 作者序

出版者要我利用哲學史話第二版的機會，討論一下「大綱一類書」的問題，並檢討本書的缺陷。我很高興有此機會來承認此等缺點，並表示難以言傳的謝意，因為不管本書缺點之多，美國社會人士仍然接受了本書，他們的寬宏大量是我無時能忘懷的。

「大綱」這類的書是應千百萬人的要求而出現的。人類的知識已浩瀚到無法處理的地步；每一科學又產生出數以打計的科學，而每一科學更比其餘者為精；由望遠鏡探測出來的星體及星系，其數多到人無法數清，無法命名；以前人認為係數千年之事，地質學却說為若干百萬年了；物理學在原子中發現了一個宇宙；生物學在細胞中發現了一個小天地；生理學在每一器官中發現了無窮盡的神秘，心理學在每個夢中發現了同樣的神秘；人類學將人類不容置疑的往古重建起來，考古學掘出了埋沒的城市及忘却了的國家，歷史證明了所有的歷史為偽，並且描繪出一幅只有像斯本利 (Spengler) 或邁爾 (Eduard Meyer) 才能視為全部的梗概圖；神學崩潰，政治學說瓦解；發明使生活及戰爭變得複雜，而經濟理論推翻了政府激動了世界；哲學本身過去曾一度召集所有科學助其作成連貫的世界形像及善的誘人圖繪，但如今則發現其整理的工作太過巨大而失去了勇氣，逃離了所有此等真理的戰場，藏在隱秘而窄狹的小巷內，不再敢問人生的問題及責任了。人類的知識過份

廣大，人心已無法容納。

現在我們只有科學專家及思索的哲學家了，科學專家關於事物的知識，範圍愈來愈小而愈精，哲學家關於愈來愈多的事物，則知道得愈來愈少。專家戴上馬眼罩，遮住其視線，對廣大的世界只看一小點而釘住不放。遠景是失掉了。「事實」代替了悟性；知識分成了無數的各不相聯的片斷，已不再產生智慧。每一種科學及哲學的每一部門，發展出一種專門術語，只有專門家才能懂；人關於世界知道得愈多，却覺得愈不能向其有教育的同人表達其所學得者為何。生活與知識之間隔閡愈來愈大；為政者不能了解有思想者，求知者不能理解有知識者。在前所未有的學術之中，無知普遍盛行，並選擇無知者治理世界諸大都市；在從所未有地備受尊敬而得到莫大捐助的諸科學之中，每天都有新宗教產生，且舊的迷信又恢復其已失去的地盤。普通人發現他不得不在喃喃而言不可理解的悲觀論的科學教士和喃喃而言不可置信的希望的神學教士之間作選擇。

在這樣的局面之下，專業教師的職能是明白的。他應斡旋於專門家及國家之間；他應如專門家學得自然的語言一樣學會專門家的語言，以打破知識與需要之間的障壁，且為新的事實找出所有受教育的人可以懂的舊術語。因為如果知識廣大到不能傳達時，就會墮落為煩瑣哲學，於是權威的接受變得微弱；人類會進入信仰的新時代，敬而遠之地崇拜其新教士；而寄望於普及教育以提高其地位的文明，勢將立於極不穩定的基礎上，因其所立足的專門學識已為一種秘教式的階級所獨佔，他們因專門術語的高度出生率而像道士一般與世隔絕。無怪乎當羅賓孫 (James Harvey Robinson) 大聲急呼鐘除此等障壁並將「

代知識人間化時，受到全世界的喝彩了

二

第一部「大綱」，把知識人情化的最初勞作，是柏拉圖的對話。博學之士可能知道這位大師寫了兩套著作，一套是產專門術語所寫專攻其學園學生用的；另一套是通俗的對話，擬借此引誘受過一般教育的雅典人進入哲學的「珍貴喜悅」境。柏拉圖似乎認為將哲學變形為文學，縮寫成劇而用風格加以美化，並不是對哲學作任何侮辱；又哲學甚至易懂地從事討論道德及國家的活問題，也不會毀損其尊嚴。由於歷史的幽默，柏拉圖的專門著述喪失了，而他的通俗著作則保存着。由於歷史的諷刺，使得柏拉圖在學校享受盛譽者，正是這些通俗的對話。

不過，對於我們來說，大綱一類的書實創始於威爾斯 (G. H. Wells)。歷史家們十分知道如何處理威氏的歷史大綱；沙皮洛 (Schapiro) 教授指此書錯誤百出，且是一種通才教育。該書的確錯誤百出，此乃任何範圍廣大的著述不可避免之事；但一個心靈而能為此，實是驚人而富於刺激的成就。威爾斯先生的新聞天才，使此書與國際和平運動緊密結合，且使其在「教育與毀滅之間的賽跑」中成為重要的一隊。無人會要毀滅的，於是人人手此一書，歷史於此成為受人歡迎的，歷史家們嘩然。現在他們似乎必需像威爾斯一樣有趣地寫歷史了。

說也奇怪，有兩位歷史家照辦了。芝加哥及埃及的教授白里斯特 (Bristed) 改訂增補了一本舊教科書，羅賓孫教授了同樣的工作；一家善於企劃的出版公司將他們的著作收集爲兩卷，給予一動人書名，稱之爲人類的冒險，而推出了最好的大綱書，這成爲敘述極具權威而清楚的一部傑作。直至現在在這方面尚未有可與此二卷媲美者。

在這之間，房龍 (Hendrik Willem van Loon) 一手握筆，另一手作劃，兩眼閃着幽默之光，輕易地在這同一方面獲得了大成功。他不管什麼尊嚴，且酷愛說笑話；他笑着記述歷代的事蹟，並用畫及微笑指出他的教訓。大人購買他的人類故事給孩子，並且自己也悄悄地閱讀。世人就這樣偷偷摸摸地獲得了歷史的知識。

普通人的胃口由所得食物而增長，在美國有百萬男女不能進大學，但他們渴望知道歷史及科學的各種發現；甚至那些曾讀過大學的人也顯示出相當的知識慾。當馬西 (John Macy) 出版了世界文學史話時，成千的人歡迎它爲愉快而鼓舞的文學世界的概觀。當哲學史話出現時，它正巧幸運地趕上這種好奇心在高漲之際，獲得了夢想不到的流行。讀者們發現哲學，因眞係有關生死之事感到興趣而大驚。他們將此話傳給朋友，於是不久讚揚、購買、或甚至有閱讀這本爲少數人而寫的書，成爲流行了。總之，這本書的如此大成功，是一度曾獲得成功的作者不可能希望再獲得的。

於是「大綱」「史話」一類的書像洪水一般氾濫了；科學及藝術、宗教及法律，都有其史話作者，而白克 (Becker) 的一篇隨便的小論文被生動地變形爲宗教史話。一個著

者以一卷書寫成了知識大綱，而使得威爾斯、房龍、馬西、斯洛生 (Shosson)、布里斯特威成爲多餘的。大眾的胃口很快就飽足了；批評家及教授們發出淺薄及草率的怨言，於是憤恨的暗流來臨，沖到每一種大綱，最後至最初者皆不得幸免。逆流一來，流行就變了；無人敢言知識的人情化；大綱書的公開指責現在是獲得批評聲望的坦途；懷着一種微妙的優越感繼任何能懂而非杜撰的書，成爲了時髦。文學的勢利運動開始了。

三

有許多的批評是對的，只是有點令人不愉罷了。哲學史話缺點很多。首先第一、它是不完全的。煩瑣哲學之完全省略惹起極大的憂怒，只有一個人認爲它這省略是可原諒的。他在大學時曾嘗够了煩瑣哲學的苦頭，且後來一直討厭它，認爲它是一種偽裝的神學而非真實的哲學。誠然，在有些場合（如叔本華、尼采、斯賓賽爾、孔爾泰）學說的解說比在大多數長篇大論的哲學史中更爲完全。誠然，本書第一頁即坦白地宣稱：

本書不是完全的哲學史。它是一種嘗試，想將純思索的故事集中於一些顯著的人物而使知識人情化。某些次要的人物是省略了，因爲要這樣才可以有篇幅把選出的人寫得有聲有色。（告讀者。）

雖然如此，本書之不完全仍舊是最大的過失——雖然批評家似乎未曾注意到——是把中國及印度哲學省略了。甚至是哲學「史話」既從蘇格拉底開始，而不談到老子、孔子、

孟子、及莊子，佛陀及山伽拉 (Shankara)，是偏狹地不完全的。(文明史話的第十卷將可補足此種遺漏——著者。)至於「史話」一辭，爾來太被濫用了，它之被選用，一部份是要想表本書所談將主要爲更重要的哲學家，一部份是想使人覺得思想的發展是歷史上極爲動人的一種傳奇故事。

● 對認識論的省略，未曾作任何辯護。這種陰沉的學科在論康德一章中得到了其應有的論述，因此在此花了許多篇幅邀請讀者去考慮認識的謎了。這一章當會使青年哲學高興，因爲它極近乎晦澀了。(不過中西部一大學的某哲學教授寫信告訴我，他教康德已十五年但直到讀了這初步的一章才懂得康德的意義。)對於其餘的人，本書暗示認識過程的性質只是哲學上許多問題之一而已；並認爲著名學者及德國人已大加注意的此一問題，不宜吸住一般讀者的注意；且該問題令人厭倦的探討實是哲學墮落之因。法國人從未狂熱於認識論而排除了道德與政治歷史與宗教的哲學，時至今日，甚至德國人也不那麼熱中於認識論了。我們且聽開塞林 (Keyserling) 說的罷：「哲學在本質上是綜合智慧而完成科學。……認識論、現象論、邏輯、等等，當然是科學的重要部門。」(一點也不錯；它們是科學的分科，像化學或解剖學一樣。)[但若活的綜合意識却因此而消失，則它就是純然的惡了。](創造的悟性 (Creative Understanding, New York, 1929, p.125) 這是一個德國人的意見——真是精深正確的判斷。斯本拉 (Spengler) 則謂中國上古哲學家，至孔子爲止都是「政治家、攝政者、立法者，像畢達哥拉斯及帕米尼底 (Parmenides

），像霍布斯（Hobbes）及來布尼茲一樣。……他們是假定的哲學家，認識論對於他們是認識實際生活的重要關係。」（西方的沒落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 p. 42）無疑的，認識論在德國既然日暫消逝，則它將會輸出到美國來，作為對美國所贈民主政治的答禮，倒是很適宜的。

中國哲學家不但對認識論有反感，而且極端鄙視長篇大論的形上學。沒有一個青年形上學者能承認孔子是哲學家，因為他沒有談及形上學，而就認識論所談者亦很少；他和斯賓賽或孔德一樣地是實證論的；他所關懷者常是道德及國家。更有甚者，他是斷然可理解的；這對於哲學家是最大的傷害。不過我們「現代人」已十分習於哲學的空洞而繁冗的言詞了，所以當哲學不用繁冗的語辭寫出時，我們就很難承認其哲學。人因其有反對晦澀的成見是必需受罰的。

本史話試圖加進一點幽默以增其趣味，這不僅因為智慧如嚇跑了愉快就屬不智，也因為由透視生出的幽默感與哲學有近親的關係；各是其他一造的靈魂。不過這好像並不使博學之士高興；他們認為再沒有如本書的微笑傷害此書者。以幽默聞名對政治家及哲學家是災害：德國不能原諒叔本華的翁則爾曼（Unzelmann）的故事，只有法國認識瓦爾泰的機智及才氣背後的奧妙。

我相信本書決不致使讀者認為讀了它後一夜之間就會成為哲學家，或以為他們閱讀哲學家自己的著作之勞及樂趣都可免了。誰都知道知識之獲得是沒有捷徑的；在追求她四十

年之後，我發現「真理」仍就隱蔽着，而她自己顯示出來的，却使人困惑萬分。本史話決無取代哲學家之意，它只是作爲一種引導及一種邀請而供之於世的；它豐富地引證哲學家之言，俾使讀者讀了該書時對哲學家的興趣猶盎然不衰，它曾再三鼓勵讀者去讀原著；並且警告說原著讀一次還嫌不夠。

新賓諾沙是要詳作研究的，不可一讀卽了事；你必需如你研究歐幾里德一般研究他，因你得明白他那本短短二百餘頁的書，是他一生思想的記錄，千錘百鍊而成，沒有一句廢話。別以爲迅速流覽卽可得其奧意。……此書不可一次讀了，却需分成小部份多次讀之。這樣讀完之後，方可認爲你開始理解它。其次去讀評論如波拉克 (Pollock) 的斯賓諾沙，或馬雷牛的斯賓諾沙研究，或兩者都一讀則更好。最後，再重讀他的倫理學；然則它於你又是一本新書了。當你讀完第二次時，你將仍然永遠是哲學的愛好者。

在本史話出版之後，得悉出售哲學古典的書店增了二倍，實是令人安慰的事。許多出版家發行新版本，尤以柏拉圖、斯賓諾沙、伏爾泰、叔本華、及尼采爲然。紐約公立圖書館的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高級官員報告說：

自哲學史話出版以來，一般人對哲學古典的需要普遍增加，因此各分館也逐漸增添了此類藏書。……在以前，現下出版的哲學書類，本系圖書館所購買者數量不大；但在最近二三年來，可讀的新刊哲學書一開頭就普遍購置，因預料會有此需要，而事實確係如此，

，且此需要發展甚爲迅速。

所以我們不可以教導人民爲恥。那些把持知識不讓世人得知的妬忌者才是應受責難的，因爲他們掉獨霸及橫蠻的術語使得他們不能教給世人什麼，世人只好在書中、在演講中、在成人教育中去求知了。他們有缺點的努力成果，由愛人生的非此道之人的幫助而使其教訓普及於世人，他們實應感謝的。也許每種教師都能有助於其他的教師；細心的學者用正確抑制我們的熱心，而熱心家則將溫暖及熱血注入學問但成果中。其實我們兩者合起來，可能在美國造成適於傾聽天才的聽衆，因而可產生出天才來。我們大家都是不完全的教師，不過我們如果將此事推進了一點並盡了我們的最善，則世人會原諒我們的。成們報告了節目即行退開；在我們之後將會有更好的表演者登場。

告 讀 者

本書不是完全的哲學史。它是一種嘗試，想將思想史集中於一些顯著的人物而使知識人情化。某些次要的人物是省略了，因為要這樣才可以有篇幅把選出的人寫得有色。因此，對半傳說式的蘇格拉底以前的學派、斯多噶派及愛匹鳩魯派、經院學派、及認識論者，未作充分的論述。著者相信認識論已拐走近代哲學，且差不多把它毀掉了；他希望將來什麼時候，認識過程的研究會被承認為心理學的事情，且哲學將再被理解為一切經驗的綜合解釋，而非經驗本身的方式及過程的分析敘述。分析屬科學，且給予吾人知識；哲學對智慧必需提供一種綜合。

著者甚願在此誌下所負於弗里曼 (Alden Freeman) 永遠無法報答的恩惠，他給予著者教育、遊歷，並免其過高貴向上的生活。甚盼這位至友能在這些篇幅——雖然極為草率而不完全——中，找到一些並非全不值得他的慷慨及期望的東西。

杜蘭一九二六年識於紐約

導言 哲學的功用

哲學中有樂趣，甚至在形上學的幻景中也有誘惑，這是人人都會感到的，只是後來因物質生活上粗俗的必要把人從思想的高崗拖進經濟的競爭及謀利的市場去了。我們大多數人在青春時期都會有過一段黃金的時日，在那哲學事實上是柏拉圖所謂「珍愛的樂事」；那時愛慕羞縮的「真理」，較諸貪求肉慾之道及世俗的糟粕似有無比的光榮。而且早日對智慧的那種戀情總常有一些欲燃的餘燼留在我們心裡的。我們和白朗寧（Browning）同樣感到「人生有意義，找出其意義就是我的美酒佳肴。」我們的生活多半是無意義的，簡直是自相抵觸的徬徨及徒勞；我們在和我們週圍及我們身內的渾沌苦鬥；但我們同時又要相信有什麼重要而有意義的東西存在我們身內，但願我們能夠闡明我們自己的心靈。我們要理解；「對我們來說，人生的意義常是將我們的為人或處境全部變為光明及火焰。」（尼采喜悅的智慧序）；我們就像加拉馬索夫兄弟中的密底亞——「是一個不要百萬財富只要問題的答案的那種人」；我們要抓住無常事物的價值及遠景，俾可自拔於日常境遇的漩渦。我們宜早知道事物有大小，大者是大的，小者是小的；我們要現在就看出事物將來永遠的情形——「永恆的狀態」。我們要學會以笑臉迎接定數，甚至面對死神來臨亦微笑。我們要是完整的，要由批評並調和我們的慾望而調整我們的精力；因為調和的精力是倫理學及政治學中最後的字眼，也許在邏輯及形上學中亦然。索洛（Thoreau）說，「做哲學家不僅是有精細的思想而已，甚至也不是在建立一個學派，乃是愛智慧，且依智慧的指令

過樸質、獨立、寬宏、及信賴的生活。」我們可以確信只要我們能找到智慧，則其他一切自會隨之而備了。培根勸告說，「你們若首先探求心靈上好的事物，則其餘的將會不求自至，即令缺少也不會覺到」(De Augmentis Scientiarum, VIII, 2)。真理不會使我們富有，但它會使我們自由。

某些急躁的讀者在此會擔住我們言道，哲學無用如奕棋，含糊如愚昧，停滯如甕中積水。西塞洛說，「最荒謬的事都可在哲學家書中找到。」無疑的，有些哲學家具有各種的智慧，但缺少常識；而且不知多少哲學思索的飛躍實撥足於空靈的霧的昇騰力。我們且決心在這次的航行只停靠光明之港，避開形上學的泥流及神學爭論的喧囂之海。然而哲學是停滯的嗎？科學似乎經常前進，而哲學似乎老是落後。但這只是因為哲學承擔着極艱苦而冒險的工作，要處理科學方法尚無能為力的問題——如善惡、美醜、秩序和自由、生死、等問題；一種研究分野一旦提供可以明確地去試化知識時，就稱為科學。每一種科學始於哲學而歸於藝術；它起於假設而流為功業。哲學是對未知者（如在形上學的場合）或未確知者（如在倫理學或政治哲學的場合）的假設的解釋；它是圍攻真理的前線陣地。科學是已佔領了的土地；在科學的後方是那些已確保的地帶，知識及藝術在此區域從事建造不完美但令人驚異的世界。哲學似乎苦惱地停立不動；但這只因它將勝利的果實交給它的女兒們諸科學，而它自己則懷着神聖般不滿足的雄心繼續向未確定而未開拓的地帶推進。

我們可以用更專門的字眼來說嗎？科學是分析的敘述，哲學是綜合的解釋。科學志在

分解整體爲部份，有機體爲器官，變曖昧爲分明。科學並不探研事物的價值及理想的可能性，也不研究其總計的及最後的意義；它將其現在的實際性及作用顯示出來就滿足了，它將注視的焦點局限於現有事物的性質及過程。科學家是像屠格涅夫詩中的大自然一般不偏不袒的；他對跳蚤的一條腿和天才的創造苦悶皆同樣感到興趣。但哲學家却不滿足於事實的敘述；他要確定事實對一般經驗的關係，由此而發現其意義及價值；他在解釋的綜合中將事物配合起來；他試欲將那只由好奇的科學家已分解開了的宇宙大錶，將它較以前更好地裝配起來，科學告知我們如何救治及如何毀戮；他更零星地減少死亡率，然後用戰爭整批地殺害我們；但只有智慧——徵諸經驗而加以調協的慾望——能告訴我們何時應救治及何時應殺害。觀察過程及講求手段是科學；批評並調協目的是哲學；因爲目前我們的手段及工具大增，超過了我們對理想及目的的解釋及綜合，所以我們的生活充滿着喧亂激怒，毫無意義之可言。因爲事實若與慾望無關是毫無用處的；一件事實若與目的的及全體無關是不完全的。科學而沒有哲學，事實而沒有遠景及評價，就不能拯救我們於毀滅及絕望。科學給我們知識，但唯只哲學能給我們智慧。

明確地說，哲學的意義及內容包含着五方面的研究及討論：即邏輯、美學、倫理學、政治學、及形上學。邏輯是思想及研究的理想方法之檢討；觀察及反省、演繹及歸納、假設及實驗、分析及綜合——這些便是邏輯試圖理解並指導的人類活動諸相；邏輯對我們大多數人是一種沉悶的學問，不過思想史上的大事件，就是人在其思考及研究方法上所作的

改善。美學是理想的形式或美的研究，乃藝術的哲學。倫理學是研究理想行為的學問；蘇格拉底說，最高的知識是善惡的知識，是認識人生的智慧。政治學研究理想社會的組織（其並非如人所想像的係奪取並保持官位的技術及學問）；君主政體、貴族政體、民主政體、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女權主義——此等乃政治哲學的劇中人。最後，形上學（這陷入許多的麻煩，因為它並不像其他種哲學企圖徵諸理想而調整現實）是要研究萬物的究極實在：研究「物」的真實而究竟的性質（實體論）及「心」（哲學的心理學）、及「心」與「物」在知覺及認識過程中的相互關係（認識論）。

以上這些就是哲學的部門；但因哲學被弄成四分五裂，遂失去其美及樂趣了。我們現在探究哲學，不要在其乾枯的抽象及刻板的形式中探求，而要就天才活的實相來談；我們將不僅研究哲學而且也要研究哲學家；我們將要和思想的聖者的殉難者一同消磨我們的時間，讓他們光芒四射的精神盤旋於我們的左右，終於或許我們也會多多少少分享一點雷那多所謂的「最高貴的樂趣，了悟的喜悅」。此等哲學家每位都對我們有教導，只要我們以適當的方式接近他們就行了。愛默生問道，「你知道真正學者的秘密嗎？每個人都有一點我可向他學習之處；就因此我是他的學生。」真的，我們對歷史上的心靈大師採取此種態度決無損於我們的自尊！而且我們還可借愛默生的另一種思想自慰；因為他說當天才對我們談時，我們會漠然記起我們自己在現已去得很遠的青春時節曾漠然有過現在天才所說的這同樣思想，只是我們沒有技術或勇氣將之具體表現出來罷了。真的，偉大的人物對我們

談說，也是要靠我們有耳及心來聽才行；要在他們心裡開放的花，至少有根落在我們自己心內才行。我們也有過他們有的經驗，但我們未曾將那些經驗的秘密及微妙的意義全部攝取；實在的絃外之音及天體的音樂；當畢達哥拉斯說哲學是最高的音樂時，這句話的意義天才是知道的。

現在我們來諦聽這些人們罷，多多原諒他們一時的錯誤，熱心學習他們那麼誠懇告人的教訓。年高的蘇格拉底對格里托說，「那麼你須有明理，別在乎哲學教師的好壞，只考慮哲學本身罷。設法好好地真實地探討哲學；如果它是有害的，那麼盡力使人離開它；但如果它是如我所相信的東西，那就跟從它，效忠它，並且振作起精神來。」

目次

第二版 作者序

告讀者

導言：哲學的功用

第一章 柏拉圖

第一節 柏拉圖以前	一
第二節 蘇格拉底	四
第三節 柏拉圖的經歷	一一
第四節 倫理的問題	一四
第五節 政治的問題	一六
第六節 心理的問題	一九
第七節 心理的解答	二一
第八節 政治的解答	二八
第九節 倫理的解答	三三
第十節 批評	三五
第二章 亞里斯多德與希臘科學	四四
第一節 歷史的背景	四四

第二節 亞里斯多德的事業	四七
第三節 邏輯的基礎	五一
第四節 科學的組織	五四
1. 亞里斯多德以前的希臘科學	五五
2. 亞里斯多德，一位博物學者	五七
3. 生物學的基礎	五八
第五節 形上學與神之性質	六一
第六節 心理學與藝術的性質	六二
第七節 倫理學與幸福的性質	六四
第八節 政治學	六八
1. 共產主義與保守主義	六八
2. 婚姻與教育	七一
3. 民主政治與貴族政治	七四
第九節 批評	七六
第十節 晚年及逝世	七九
第三章 法朗西斯·培根	八八
第一節 由亞里斯多德到文藝復興	八八
第二節 培根的政治生涯	九五